愚按同人承中孚之意而言中孚者其同人之本歟情摯而信篤夫而後乃同同人者同其心同其德而同其道者也故境移而所同者不移貌改而所同者不改先以見阻於三四而號咷而後以成應於二五而喜笑是爲同人也豈求其迹而論之者哉孔子觀此而玩之於是乎擬之議之而若曰此君子之道也不滯於迹而拘於形此所以爲易此所以能爲其大同或者宜出而出之或者宜處而處之易地皆然同其道也或者宜默而默之或

者宜語而語之因時而變同其德也道本於德德本於心推其理以求其義是之謂同心歟心之所具者性性之所具者天天无私性故无私而心乃无私也无私故不悖於道而能有其德能爲其大同大同舉天下言之自二人始也二人同心其利便不可當矣雖堅剛如三四之象金終莫能間其所同是其利能斷金也何者深情之摯深信之篤其所同出自中孚而不假緣飾於外形雖其語言之吐納本乎中者其臭味如蘭之芳馥而清眞有